

古董店的貓耳少女——異仙篇

「砰！」清脆響亮的聲音在安靜的人行道上特別清晰。

現在正巧是上午時分，該上班的、該上課的都已經在辦公室和教室裡就定位，人行道上除了三三兩兩的商店員工正在忙著鋪貨，再也沒有多少行人。

而聽到聲響回過頭來的人更少，他們的目光掃過聲音傳來的方向、看見那個呈大字形、面朝下倒在人行道上的青年，一個想上前一探究竟的人都沒有，全都木然的轉回頭去，繼續忙自己的事。

青年在地上倒了一會，突然跳起身，一邊摸著腫起來的腦袋，一邊指著面前砸到他腦袋的「兇器」破口大罵，「靠！是誰那麼沒有公德心，隨便亂丟鍵盤的？啊？」但他左顧右盼了好一會，別說出來自首，根本理都沒人理他。

青年這才收起脾氣，無奈的嘆了口氣。

青年是個沒沒無聞的小說家，每天就靠著敲鍵盤，賺取稿費渡日，但是自從上部長篇小說完結之後，他竟隔了快一年沒新作品問世——現在連走在街上都被鍵盤敲到腦袋，也許是老天爺暗示，他真的不適合走這條路也不一定……

默默走上前，撿起那個電腦鍵盤，但當青年彎下腰的時候，眼角卻瞥見一間在小巷子裡的小小招牌——「覓幻鑰」。

招牌不大，也不起眼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青年一眼就注意到隱藏在陰暗小巷中的它。

「那什麼？覓——幻——鑰？好奇怪的店名，賣鑰匙的？」青年拿起鍵盤、直起腰，

雖然嘴上這麼說，但他卻不由自主的朝小巷移動。

「搞什麼，不會倒閉了吧？」來到店門前，青年左看右看，木頭店門破舊不堪，上面鑲的玻璃積了厚厚一層灰，除了隱約可以看見裡面掛著的鮮紅色「Open」牌子之外，什麼都看不見。

怎麼看，這間店都像已經荒廢了十幾二十年的樣子。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，青年握住門把一轉——木門發出「吱呀——」的刺耳聲音，開了。

同時，一陣清脆的鈴鐺聲，似近若遠的在青年身邊響起。

「哦呀？」伴隨鈴聲響動，一道略顯興味但又冷漠的聲音招呼著，「歡迎光臨。」青年瞪大了眼，看向陳舊的室內。

不大的空間和這間小店的外表一樣，古老破舊，高高的書櫃佔據了絕大部份的空間，而僅剩下的走道與角落空間也堆滿了亂七八糟的雜物，什麼都有，鐘錶、花瓶、桌椅、百寶盒等等……這像是間古董或是古玩店。

但是，此刻引起青年注意的，不是這不到六坪的小小店面裏，竟能擠下如此數量龐大的雜物這件事，而是正坐在角落那張像是櫃台桌子上，晃動穿著條紋大腿襪的長腿少女。

「ㄇ……ㄇ……」青年瞪大眼，結巴了半天，終於說出一個完整的詞，「貓、貓耳蘿莉！」伴隨著興奮聲音的還有閃亮閃亮的眼神。

接著就聽「砰咚」一聲，迎面飛來的厚重百科全書不偏不倚正好命中青年額頭，

力道之大甚至讓他倒飛出去。

「什麼貓耳，真沒禮貌，我這可是『浮華之耳』喔。」少女躍下桌面，走到青年面前，居高臨下的雙手叉腰看著他。

隨著她的動作，少女那以黑、白兩色蕾絲與緞帶層層裝飾的哥德風洋裝裙襬俏皮的晃動著，腰間掛著一串串造型不同，但都色澤古樸的鑰匙，在她走動時發出類似鈴鐺般的清脆聲響。

純金色的及肩髻髮簇擁著少女的可愛小臉，髮上綁著與洋裝同樣款式的蕾絲髮帶，層層疊疊的蕾絲營造出繁複的華麗感。但更引人注目的是，她頭上立著像是動物耳朵似的毛茸茸物體，不時還會輕動兩下，像是有生命般。

「什麼浮……什麼鬼的，明明就是貓耳嘛……不過現在的 Cosplay 道具做得還真好啊……」青年一邊碎碎念，一邊從地上爬起來，眼尖的注意到少女耳朵正靈巧的動著，忍不住好奇，邊伸手邊問：「噯，借摸一下可以嗎？」

但他的手還沒碰到目標，又一個從左橫向飛來的物體就狠狠砸中他腦袋，將他拍飛出去，又摔在地上，跌個狗吃屎。

「喔——撲！」

「笨蛋，浮華之耳是你摸的嗎？」收起方才拿來當兇器的厚厚《命理名詞大寶典》，少女仰著下巴，高傲的道。

「不給摸就不給摸，妳幹麼打人啊？」青年火了，一下從地上跳起來，但後面一連串罵人的話卻在看見眼前的東西時，全部塞回喉嚨裡。

「……這……這是什麼？」

眼前泛著微光飄浮在空中的，是一隻狗。

而且還是一隻頂著爆炸頭假髮，戴著厚到看不清楚眼睛的黑粗框眼鏡的狗，牠專注的趴在一本最新出刊的《少年周刊》上，間或還抬起前腳搔搔身體，絲毫不理旁邊有人正盯著牠看……

這簡直就是……

「真是天生宅男命！」看著那隻狗，少女低低笑了幾聲，用諷刺的語氣指出事實。不知道為什麼，青年覺得被人狠狠打了一拳，有種想吐血的衝動。

「那就是你的命喔，代表你整個人，我用這東西從你身體裡拍出來的。」得意的揚了揚手中的《命理名詞大寶典》，少女晃近據說是青年的「命」的詭異宅男狗，邊打量邊嫌棄起來。

「嘖嘖，不修邊幅、髮型過時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……果然宅到爆表啊。」說著，少女又瞥了青年一眼。

被她眼神裡明明白白的鄙夷打擊到，青年突然壯起膽子反駁，「宅男又怎麼了？宅男也有熱心向上、積極樂觀的一面，只要有興趣的事情，我也能做得很好啊……」只是話越說越小聲，到最後，連他自己都說不下去了。

一個連續被退稿三次，一年內連一本書都沒生出來的人，還說什麼積極樂觀，有興趣也能做得很好……

他熱愛動漫，也熱愛小說，因此更熱愛創作，原本就打算，就算被退稿十次，他

也要效法國父革命的精神，繼續努力。

但是……

你啊，雖然有熱情，也很認真，不過創意不足啊……

昨天編輯委婉、無奈的話還猶言在耳。

沉浸在自己思緒中的青年，沒注意到少女自稱是浮華之耳的貓耳又動了兩下，像是聽見了他內心中的話似的，她露出饒有興味的神色。

「怎麼？繼續說啊，然後呢？」少女催促著，「啪」的一個彈指，浮在空中的宅男狗頓時消失，接著踏著輕巧的腳步，搖晃著裙襬走回櫃台，一跳，坐回原位。穿著黑白條紋大腿襪的雙腿交疊，一晃一晃的。

突然，青年注意到，在少女動作時，她腰間晃動的那一大串鑰匙中，有一把小小的鑰匙正在發光。

「你說有興趣的事情，你也能做得很好。那你現在在做什麼？」

少女的問題將青年的注意力從發光的鑰匙上拉了回來，他愣了下，動動嘴唇，好一會才擠出一句話，「我、我在寫小說……」

「喔——寫小說啊？」少女露出感興趣的表情，身子朝前探了探，頭頂的耳朵又大幅度的抖動起來，這讓她的笑容更加深了些，但青年卻沒注意到。他的視線又回到那串鑰匙上，不過卻沒看到那道光了。

「那麼現在呢？看你一臉煩惱的樣子，怎麼？寫不下去了？」

她的話再次刺進青年的傷處，他撇過頭，表情有些失意，「編輯說我創意不夠……」

「喔——創意啊……」少女眼眸一轉，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道：「其實，創意早就在你心裡了……」

「啊？什麼？」沒聽清楚，青年疑惑的將視線轉回她身上，但不由自主的又看向了那串鑰匙，這次他沒看錯，有一把鑰匙真的在發光！而且散發著七彩、像是彩虹般絢爛的光芒！

他不由得向前走了兩步，想看清楚些。

注意到他的動作，少女微笑問：「怎麼，你對霓幻鑰有興趣？」

「霓幻鑰？那不是店名嗎？」

「這是霓幻鑰。」少女指指鑰匙，又指向整間店，「這間店也是霓幻鑰。而我——叫冥蕊，是這裡的管理者。」

「冥蕊？」好奇怪的名字。

少女沒理會青年的疑惑，只是雙手托腮朝他若有所思的笑著，「如果你對霓幻鑰有興趣，我可以送你一把鑰匙，你過來自己挑。」

說著，她將腰間的鑰匙串解下來，放在旁邊的桌上。那把發光的鑰匙就這麼展露在青年眼前。

「咦？」送他？為什麼？雖然這麼想著，但青年問出口的話，卻是，「真的嗎？不能反悔喔。」

不知道為什麼，他很想要那把發光的鑰匙。

說著，他的腳步往冥蕊的方向移動，來到她面前，伸出手，要拿下那把發著七彩

光芒的鑰匙前，還狐疑的看了一動也不動，只是笑著看他的少女，「真的可以拿？」

「當然。」冥蕊點頭。

——那是讓你開啟大門的鑰匙。

「咦？妳剛才說了什麼嗎？」輕易解開鑰匙環，將它拿在手裡後，青年剛抬起頭來，突然眼前一黑，腦袋傳來強烈的暈眩感，意識也在那一剎那完全終止。

他最後記得的，只有從黑暗中傳來的一句話：創意早就在你心裡了……

「靠！是誰那麼沒有公德心，隨便亂丟鍵盤的？啊？」青年一下從地上跳起來，指著躺在面前地上，那個砸到他腦袋的「兇器」破口大罵，但他左顧右盼了好一會，別說出來自首，根本理都沒人理他。

青年這才收起脾氣，無奈的嘆了口氣，看了眼「陳屍」在人行道上的電腦鍵盤，認命的走上前撿起它，想丟到舊家電回收箱裡，免得造成環境汙染。

然而，就在他彎下腰的那瞬間——

「啊！我想到了！」青年腦中忽然浮現一個點子，「被特別的東西打中腦袋，代表那個人的『命格』就會變成實體的東西或獸類出現——啊……不不不！乾脆這樣好了，讓主角擁有可以把人的命運變成命格獸，而且只有他能見到的能力！」想到這裡，青年又蹦又跳，「沒錯！就是這樣！我就說嘛，沒靈感的時候出來散散步，就會想到好點子的。」

手裡抱著只剩零碎按鍵的電腦鍵盤，青年發瘋似的一路叫、一路跳，向來時路跑去。

但他沒發現，身後似遠若近的傳來一道鈴聲。

隨著鈴聲，空氣中彷彿出現了個虛幻的少女身型，少女頭上有對貓耳動了動，朝已遠去的青年背影，拉開裙襬，深深行禮——

下一次，當「浮華之耳」再次聽見你觸動「夢想之鈴」的時候，吾，霓幻鑰的管理者冥蕊，還會再次現身……

楔子 故事從吐血老頭開始

打招呼通常都是握手鞠躬，但如果初見面就狂吐了你一頭鮮血，那會招來什麼樣的緣分……

一九九七年，中國大陸，天機市。

做為交通重鎮之一的天機市，連接大陸南北兩端的人流和物流，這裡的火車站永遠是繁榮喧囂的。

一個中年人把自己裹在黑色大衣裡，從候車室的溫暖空氣中，匆匆闖進寒冷的黃昏。

候車室門口幾個乞討的孩童把手中的破碗伸過去，卻被中年人急匆匆的腳步撞開，其中一個最瘦小的孩童還被撞得差點跌倒。

「急著去投胎呀！」

清稚童聲詛咒著，接著幾個孩童卻笑嘻嘻的聚攏往另一個方向跑去，在雪花飛舞

中，仍聽得到他們的連串笑聲。

接近火車站的一條暗巷裡，暗沉如鉛的天色讓這裡更加陰暗，那群孩童嘰嘰喳喳的吵嚷著。

「歡歡，快拿出來，有什麼？有錢嗎？」

候車室門口，差點被撞倒的那個小男孩，得意揚揚的從破棉襖中拎出一個黑布包，舉起來炫耀著，異常機靈的眼睛裡活力飛揚。

「看那傢伙緊張兮兮的抱著，肯定是好東西，肯定能換十個，不，二十個肉包子。」黑布包被放在雪地上，輕輕打開，孩童們蹲在四周圍觀，口鼻裡呼出的熱氣將薄雪都融化了一層。

解開一層又一層的黑布，一本有著朱紅色表皮的破舊筆記本映入眼簾。

孩童們立即同聲嘆息。

「切，一本破書竟然那麼寶貝，肯定是沒見過世面的鄉下人！」偷東西的小男孩大聲鄙夷失主，又說：「我不識字，誰識字？啊？沒有？你們這群沒上過學的蠢才！好吧，又看不懂，小三，拿火柴來燒掉。」

這群小偷太過關注自己的收穫，而忽略了警戒，完全沒有注意到有個穿著大衣的黑影，慢慢的接近了他們。

聽到燒掉二字，那人緩緩說：「這個不能燒。」

呃！

孩童們齊齊回頭，看清那人長相後，十幾雙眼裡寫滿了「肝膽懼裂」四個字，這讓那人覺得自己像是欺負弱小的惡魔。

「咳！」他乾咳一聲，想說「把東西還我，我不為難你們」，但腹腔內一股極大壓力上湧，血腥味在嘴裡散開，他再也忍耐不住，一口鮮血就噴了出去！

這動作立刻引來一片驚叫聲，待看清是血，那叫聲又驟然高亢十倍，等中年人再有精神打量四周，眼前只剩下一個孤孤單單的單薄身影。

看看這個瘦小、精靈的小男孩，又看看地上的書，中年人好奇的問：「你怎麼不跑？」

「……腿軟，跑、跑不動。」小男孩的聲音中帶著哭腔。

「哦。」中年人注意到，自己那口血沒浪費，完全噴在了小偷，也就是眼前這個小男孩身上，這口血量又多，一古腦的澆上去，弄得這小子像受重傷似的，滿頭是血，怪不得他會被嚇到。

「沒事，我不會為難你。」中年人緩緩的說，然後低下身去撿那本書。

於是，小男孩眼睜睜的看著中年人彎腰，變成「几」字形，這個動作一直持續下去，就沒抬起來，緩緩的，彷彿慢動作播放一樣，中年人撲倒在地，變成了標準的「一」字。

「咕嚕咕嚕……」

奇怪的聲音從中年人身下傳來，小男孩瞪大眼睛低頭去看，就見中年人的嘴彷彿變成一眼噴泉，帶著熱氣的鮮血就那麼「咕嚕咕嚕」的往外湧。

「媽呀——」小男孩被嚇得差點尿褲子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中年人悠悠醒轉，視線中出現一角半露出天空的破屋頂，呻吟一聲，他左右看看——是間破木屋。

聽到聲音的小男孩跑進來，欣喜的說：「吐血大叔，你醒了？」

「誰是吐血大叔……」中年人看到小男孩手裡的東西，立即一楞，是被翻開到一半的朱紅色筆記本，他訝異的問：「你看得懂？」

「字是看不懂啦，我沒唸過書。不過，這裡面的圖挺有意思的，吐血大叔你看……」小男孩把筆記本翻到某一頁，「用這個角度去看，能看到很奇怪的東西呢。」

「什麼東西？」

「你身上有一隻模樣很奇怪的鳥，它一直在『嚎嚎』的叫。」

中年人臉皮抽搐一下，看向自己的下身，褲子穿得好好的啊……「奇怪的鳥？」

小男孩點頭，「是啊，脖子很長，頭上有像雞冠似的東西，羽毛很漂亮，整隻都是火紅色的，非常帥氣呢。」

中年人的手顫抖了一下，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，「難道是這小子看到的，是我的……文曲鳳凰命格？這不可能啊！命格怎麼可能被看見？」

小男孩仍然在那裡自顧自的說：「然後我就聽見它一直在叫『快死了、快死了』的，好可憐，我就餵了它一點東西吃，結果它好像很滿意，就變小，縮回去了。」

中年人又下意識的往下看，然後急忙搖頭，一臉混亂的樣子，「小子，你真看見了？你餵了它什麼？」

小男孩把脖子上掛的一條繩子拉出來給中年人看，「本來掛在這裡的一顆珠子，家傳的，老寶貝了，所以你得賠我，至少五百塊！」

「珠子？」中年人不禁疑惑，摸摸自己身上，什麼也摸不到，但卻感覺到胸口的傷勢竟然不疼了！

「啊？」他急忙扯開上衣，見到胸口原本被利器貫穿的傷口竟然消失無蹤，變得一片平滑，「這怎麼可能？！那可是被冷豔鋸劈到的……不治之傷啊！」

「喂喂，吐血大叔，就算裝瘋，我也會記得你欠我錢的。」小男孩大聲說。

「你剛才究竟給我吃了什麼！」中年人一把抓住小男孩的肩膀大聲叫。

「哇！殺人了！」小男孩慌忙大叫，不過，剛叫一聲，他就感覺臉上一熱，眼前一紅，鼻腔內一腥，又被噴了一大口的血。

抓著他的手放開了，小男孩不安的看著軟倒在地上，拚命嘔血的中年人，「吐血……大叔？」

中年人又變成一眼湧泉了。

不過，小男孩還看得到，附在中年人身上的那隻怪鳥，正在拚命的掙扎和變形，顏色逐漸變得奇怪，模樣也變得很眼熟。

「唉呀，這不是烏鴉嗎？」小男孩蹲下去研究了一下，得出如此結論。

命運，被完全改變了。

第一章 獸醫師還是圓命師？

計歡伸手輕輕在她額頭上一彈，「啪」一聲脆響，一隻金黃色、模樣很卡通的小

老鼠從少女額頭處飄出，模樣機靈可愛，「看到沒，這就是妳的『命』。」

二〇〇七年，天機市。

時值盛夏，太陽肆無忌憚的散發著光和熱，把世界當成了蒸籠廂子，身在其中，熱與悶兩種感覺交替，彷彿是一條熱氣騰騰的抹布「啪」一聲甩在臉上，讓人呼吸困難，反應遲緩，恨不得雙眼翻白，就此暈死過去，以少受些折磨。

靠近天機市火車站的相士街，生意也被天氣影響了，原本這個時間，這條街上應該全都是求財運、問姻緣、解夢兆的痴男信女，但此刻在太陽的超強威力下，卻是人影稀疏，就算偶爾有隻懶貓經過，也搖搖晃晃的步履蹣跚，一副馬上就要倒斃在半路的樣子。

對街商店的玻璃窗反射著太陽光，一閃一閃的異常刺眼。

計歡把下巴擱在小方桌上，被那反光刺激得眯起眼睛，又懶得動彈，就把視線向左挪了三十度。

視線中出現一角白色紗裙，和半截勻稱光潔的小腿。

客人？

計歡把視線緩緩上移，纖細的腰、豐潤的胸、修長的頸子，還有那張清秀但充滿哀傷，連眼眶都紅通通的悲戚面孔，就這麼映入眼簾。

「我要算命。」明顯剛剛哭過的少女說。

「不好意思，小姐，請看……」計歡掀起一直被當做遮陽傘的招牌。

長條白布上寫著：本人承接苦力搬運、殺豬、撈魚、車工、水電工、砸牆、拆洗抽油煙機……VB、C++、Java……代辦簽證、黑槍、黑車……洗頭、按摩、割雙眼皮，另有暑期特惠業務，替小學生寫作業、開家長會、欺負同學等。

「啊啊，不好意思，拿錯了！」計歡急忙把招牌轉過來，就見另一面寫著：不算命，只解憂。

少女用很懷疑的目光盯著計歡。

「算命是小意思，妳要算命，可以去找他們。」計歡嘴角向左邊努了一下，滿街擺的都是算命攤，一個個賣像不錯的白鬍子老頭正競相擺出仙風道骨的姿勢。

「本大仙能做的是解憂，比如妳連續失戀十八次，我就幫妳把第十九次做得圓圓滿滿，直接送進教堂……咦？妳哭什麼？」

少女突然哭得梨花帶雨，連手裡的陽傘都握不穩了，索性撲到桌子上大哭起來。計歡不禁慌了手腳，四處找面紙找不到，只好隨手抓來一塊布塞給她，卻發現那竟然是自己那條長長的布招牌。

過了好一會，布招牌上的字跡都被濕糊了小半，哭聲這才漸漸歇止。

少女抬起頭來，眼睛紅得和兔子差不多，她悲悲切切的問：「你怎麼知道我失戀十八次了？」

「啊？還真有這麼慘的？」計歡差點把手指咬進嘴裡。

「第一次，是我的初戀，他成為我男朋友的那一天，太高興了，騎車摔進下水道，再也沒有爬上來；第二次是我的高中老師，我暗戀他，正要表白，他就被樓上掉

下來的花盆砸到頭，再也不會說話了；第三次，是我的同學，他很高很帥，籃球打得非常棒，在他說喜歡我的那一天，他灌籃時，籃球架倒了，砸在他的脖子上，從此再也不能打籃球了……

「第十八次，就在昨天，我的新男朋友看了我的日記本，嚇得從窗戶跳了出去，原本那是二樓，不該有事，但他騎在了鐵欄桿上，再也不能……嗚嗚……」

「難道我只能一次次的失戀嗎？為什麼我不能享受一次真正的、長久一點的愛情呢？要不，你當我男朋友吧……還是算了！」

少女情緒失控，竟然主動要求交往，而計歡剛剛被嚇到，接著又聽到那句「還是算了」，自尊心大受打擊。

計歡額角上青筋跳動，「妳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少女說：「我父母都是老師，不會喜歡你這種嘻哈風格的，尤其是你耳朵上那三個耳洞，還有頭髮的顏色。不過，如果你都改掉，其實還挺帥的，我可以說服他們接受你。」

「這樣啊，可我的風格已經維持了很多年，不想改……」計歡說著說著，忽然驚醒，

「啊啊，小姐，妳是來算命的，對吧？」

「對哦。」少女惋惜的嘆了口氣，也不知道在可惜什麼，接著說：「你能替我解憂嗎？」

「妳這種狀況呢，非常複雜。」計歡在心裡想：這不就是傳說中的「剋夫」嗎？

「就是說沒辦法了？」少女失望至極，那眼神令計歡心中一軟。

「也不是沒辦法，但是，要透過非常手段。」他左右看看，那些算命的同行似乎沒有注意到這邊，於是伸出手，曲起食指輕輕在少女額頭上一彈。

「啪」一聲脆響，帶出了奇妙的影像。

「唉呀，你做什麼……啊？這是什麼？」少女額頭一疼，驚叫一聲，卻驟然看到一隻模樣很卡通的小老鼠，正飄在她眼前。

那小老鼠是金黃色的，只有嬰兒拳頭大小，機靈可愛，兩隻紅眼睛左右亂轉，小爪子裡還抱著一隻奇形怪狀的黑色圓東西。

「這是……」少女驚叫。

「噓，小聲點，被看到我又要被教訓了。」計歡做賊似的左右瞧瞧，才把注意力集中在小老鼠身上，「小傢伙，你抱的是『塞王之首』吧？嫉妒愛情的女海妖，詛咒所有愛上妳的男人都會陷入萬劫不復之地，真是麻煩！最近東西方噩運交流是不是越來越頻繁了，連這種東西都流進中國來……」

「你說什麼？這個是什麼？」少女小聲問。

「這個就是妳的『命』，黃金鼠。妳本該是生活無憂，愛情順利的，不過它手上抱著的東西是愛情的詛咒，所以妳的十八個男友才會接二連三發生意外。」計歡說。

「那怎麼辦？詛咒能解除嗎？」少女很緊張。

「畢竟是國外傳來的噩運，水土不服啊，妳看它都快枯掉了，就算不理它，再過三、五年它也會自己消失的，不過，妳等不了對吧？別哭啦！好吧好吧，看我的。」

計歡搓搓手指，低聲減道：「靈能聚現。」

他修長的手指上忽然出現一點光，彷彿海膽樣的星芒，雖然微弱但卻異常燦爛，那光凝在一起，顏色形態都確定下來後，竟然是一朵小小的玫瑰花。

「來，乖，放下噩運，擁抱愛情吧？」計歡試圖把玫瑰交到那隻黃金鼠手裡，但黃金鼠卻不肯，吱吱亂叫，被逼急了，竟然張大嘴想要咬過來。

「嘿！想咬我？你這小傢伙太天真了……」也許是見多了這種場面，計歡早有防備，立刻縮手躲過老鼠的利齒，但沒想到的是，那老鼠竟然迎風見長，變大了將近一倍，竟像隻小型犬，張嘴就撲了過來。

「啊？中西雜交後會變大的品種痛痛痛——」計歡當下中招，被那大嘴咬住了手臂，明明是無形無跡的命格鼠，卻在他手臂上咬出傷口來，更奇異的是，那傷口彷彿虛影一樣，在皮膚上晃來晃去，更有泛著光亮的星光緩緩流出。

「我的命格，我的靈能啊！」計歡哀叫。

命格化成動物，雖然可以方便觀察診斷命格缺陷，但也具備攻擊力，被咬上一口，受傷者受損的不是肉身，而是命格中運氣、壽命等方面的福氣，可以說比咬掉一塊肉更讓人心痛。

「竟然敢咬壞本少爺的運氣，你找死！」

計歡恨得牙癢癢，左右尋找趁手的武器，突然，一塊磚頭映入眼簾。

嘿嘿！他陰笑著抄起那塊磚頭，默唸一句「靈能聚現」，一層跳躍靈光立時布滿磚塊。

「小傢伙，你鬆不鬆口？」計歡惡狠狠的問。但那變大的黃金鼠卻執迷不悟，兩隻紅眼睛倔強的瞪著他，嘴下拚命用力，只見大股靈能繼續從計歡的無形傷口噴出來。

如果是普通人，下半輩子的運氣大概現在就沒了，就算是命師，也會靈能大傷，但遇上計歡這個怪胎，卻是這隻小老鼠的不幸。

「既然這樣……接招！」計歡大叫一聲，高舉磚頭，在手心轉了個圈，夾著風聲呼嘯落下，「砰」的一聲，砸在黃金鼠的腦袋上。

明明看似很用力，卻無聲無息，只有一圈靈能波動四散飄逸。

變異黃金鼠顯然沒有料到竟然有人能攻擊到它的本體，這一下砸得凶猛，讓它兩隻眼睛變成了蚊香形狀。

「啊打！啊打！啊打！」

計歡得理不饒「鼠」，一磚、兩磚、三四磚，磚磚不離黃金鼠腦袋，沒幾下，黃金鼠就暈得找不到東南西北，牙齒鬆開，整個身體掉了下去，在空氣中飄飄悠悠的降落。

「啊打！」計歡又是凌空一腳，狠踢在它身上，又將黃金鼠踢上來，磚塊舞成了一團旋風，劈哩啪啦打得不亦樂乎，口中的呼喊聲越來越響亮，引得周遭相士們引頸相觀，彼此對視一眼，同時搖頭，心裡想：那小子又開始發瘋了。

顯然，除了計歡和那少女，其他人是看不到命格具現出的黃金鼠。

而少女則用驚駭的眼神看著計歡大戰黃金鼠，嗯，或者用「欺負」這兩個字更恰

當，因為當計歡過足手癮，停下攻勢的時候，那隻老鼠已經快被打扁了，而黃金鼠手中的噩運之源，那顆「塞王之首」早就無影無蹤，大概也被砸爛了。

「啊？呵呵。」計歡拎起那隻扁扁的黃金鼠，有些尷尬的笑著，再看看少女擔憂的眼神，迅速將那黃金鼠揉捏幾下，讓它恢復到原本大小，除了眼睛還是蚊香狀之外，看起來一切正常。

「沒事，還能用。」計歡又用靈能聚現出一朵玫瑰，塞進黃金鼠手裡，奇景頓時出現，整隻黃金鼠馬上就像被鍍上一層玫瑰色。

看著黃金鼠手捧玫瑰，少女驟然感覺一陣心神蕩漾，彷彿有什麼被扭轉了，心情頓時無比舒爽和幸福，剛才的那些委屈和鬱悶，完全被拋到九霄雲外。

「這就是愛情的滋味嗎？」她想用手去摸那隻抱著玫瑰花的黃金鼠，手指卻穿過了它，沒有碰到實體的感覺，而那隻黃金鼠竟開始淡化，彷彿讓它顯形的能量正在消失。

「小姐，妳碰不到命運的。」計歡笑了，「讓妳看到命運，是我的獨特本領，天底下僅此一家，別無分號！」

「那麼厲害呀？但是，你的傷口沒事嗎？」少女擔憂的看著計歡手臂上的虛影之傷，現在還有點點靈光從那裡流出來。

「啊……」計歡盯著自己的傷口，臉色驟然煞白，整個人搖搖晃晃的，差點跌倒。

「你、你、你沒事吧！」少女急忙扶住他。

「沒事、沒事……」計歡喃喃低語，閉著眼睛，好一會兒臉色才恢復過來。

「你真的沒事？」她緊張的問。

「對普通人來講，這裡每一滴都是這輩子的運氣壽命，少了就少了，永遠找不回來。但對我來說，這些東西卻是無限的，只要一點時間就可以恢復，喂，別告訴別人哦，他們會當我是怪物的。」計歡嘻嘻笑著，彷彿是在驗證他的話一樣，手臂上的虛影之傷，漸漸消失了。

「雖然不是太懂，但我覺得你好神奇喔！」少女小聲驚叫。

「當然了。對了，我給妳的愛情玫瑰只有三天期限，三天內，妳遇到的就會是妳所期望的愛情。」計歡得意道。

「那過了三天呢？我的愛情噩運還會作祟嗎？」

「過了三天，妳就是個平常人了，普通的愛情，不好也不壞。」計歡攤攤手。

「知道了，謝謝！」少女聞言高興不已，忽然探過身子在計歡臉上親了一下，然後笑著跑開。

「……嘿。」計歡摸摸自己的臉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不一會，計歡看見小步跑出相士街的少女差點被一輛驟然駛出的跑車撞到，他嚇了一跳，然而，接下來，跑車內急忙衝出一個高大英俊的青年，扶起少女，在兩人手指相觸的瞬間，計歡似乎看到了名為「愛情」的背景正在閃耀發光。

「這次見效特別快呢。」他喃喃低語，看著跑車載著少女離去，嘴角勾出笑容。這時一個聲音忽然在他耳邊響起，「計歡，我早就跟你說過，生意要正正當當的做，要有誠意，不要整天和女孩子糾纏，想著泡妞什麼的！」

計歡一驚，轉頭，就見到一個有著削瘦長臉，還留著八字鬍，標準江湖相士模樣的中年人。那是同行的柳相杰，一直很關照計歡的大叔。

「柳叔，別亂說哦，我堂堂正正做人，光明正大做生意，和『扭』不『扭』的一點關係都沒有！」計歡義正辭嚴的說。

「既然是做生意，怎麼沒收卦費呢？今天不是初一也不是十五，沒有送卦的理由吧？」柳相杰摸著鬍子說。

「啊？」計歡一驚，急忙往街口跑，但跑車的速度哪是他追得上的，只見到一點車尾的影子，跑車轉眼間就混進車陣中消失無蹤，一同消失的，還有他的酬勞。計歡絕望無助的伸出手去，已經偏斜向西的太陽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長，充滿了被欺騙的悲傷。

「看她長得漂漂亮亮的，竟然是個算霸王卦的騙子……」他喃喃低語，覺得世界黯淡無光。

柳相杰的聲音響起，「哼！這不是第一次了吧？沉迷女色，你早晚會吃大虧！」計歡難以置信的看著柳相杰，「柳叔，我一直以為你行為端正、做人厚道，沒想到竟然說出這樣落井下石的話！我已經很慘了，你還這樣打擊我，身為長輩，你應該請我吃烤鴨安慰我受傷的心靈才對！」

柳相杰搖搖頭，轉身走了，只留了一句話在空氣裡，「你自作自受。」

計歡朝他的背影扮了個鬼臉，嘀咕一句，「整天只會板著一張臉教訓人……」

「嘎吱。」

突如其來的煞車聲打斷了計歡的感慨，轉頭就見一輛豪華加長型轎車神氣十足的停在相士街街口，「啪啪」聲中車門打開，好幾個穿黑西裝、戴墨鏡，彷彿電影裡保鏢形象的男人走下來，其中一個在車門口撐開傘。

然後，又下來一根柺杖，接著是一隻穿著義大利手工皮鞋的腳，再另一隻腳，再大半個人……最後——咦？還是大半個人？

計歡驚訝的看到一個身高只有一般人一半的老人從車上下來，拄著龍頭柺杖，保鏢撐著傘，走在他身後。

這麼矮的老頭呀？計歡在心裡說。

這時有個保鏢走到呆立的計歡面前，聲音低沉的問：「先生，請問這裡是相士街嗎？」

「啊？是啊……」他茫然點頭。

「謝謝。」保鏢說，接著掏出一張五百元大鈔，準備遞給計歡，卻被一隻手橫空截走，正是不知何時去而復返的柳相杰。

只見這江湖術士一臉嚴肅，用宛如新聞主播的磁性嗓音說：「這位先生，是來算命的吧？沒錯，這裡就是天機市最有名的相士一條街，又叫相士街，這裡聚集了全天機市，乃至整個中國最厲害的風水、卜卦方面的專業人才，不知道您有沒有聽過一句話——相士街一走，福祿壽全有！我們的品牌效應已經擴展到了全世界，甚至在國外也有分部……」

說著說著，柳相杰的解說對象已經變成了那半個人高的老頭，像導遊一樣，帶著

那一行人往相士街深處走去。

可憐的計歡被扔在那裡，更加感嘆世態炎涼，在金錢的魔力下，彼此相敬如叔姪的同行竟在頃刻間同室操戈，真令人痛心啊。

必須制止這種行為！

打定了主意，計歡幾步追了上去，大聲叫著，「先生，我不算命，專解憂，你有任何愛情、事業、生活、運氣方面的疑難雜症我都可以幫你解決……」

可惜，計歡晚了幾步，那老頭一進相士街，彷彿是香餌吸引了大批魚群，一瞬間身邊就被圍了個水洩不通，高高矮矮胖胖瘦瘦的算命先生一擁而上將其圍住，大大小小的招呼聲宛如市場叫賣，將計歡的聲音完全淹沒。

「太誇張了吧？」計歡被這一幕驚得駐足而止，雖然今天生意不好，偶爾來個客人也叫沒生意的傢伙們眼紅，但還不至於導致這樣的爭搶場面吧？難道大家都被熱瘋了？

但見那一端，高高矮矮的人頭攢動著，像是熱鍋上的螞蟻，競爭力稍弱的就會被丟出圈子，比如被擠得搖搖晃晃差點仆街的柳相杰。

「柳叔，你還活著吧？」計歡急忙攙起他，只見他的一身長衫被扯得零零碎碎，右臉青腫，眼睛紫了一圈，判斷他剛剛遭人偷襲了。

「文老頭，你敢揍我？我跟你沒完沒了！」剛站起來，柳相杰就跳腳大罵。

「柳叔，注意風度、風度！」計歡提醒他，一直以相士行業精英自居的柳大相士，可不能露出這氣極敗壞的樣子。

「咳咳！」柳相杰驚覺，立即整整衣領，拍掉灰塵，不到三秒，又恢復風姿卓然大相士的派頭。

計歡這時卻打量著柳相杰眼睛周圍的漂亮紫色，口中連連讚嘆，「嘖嘖！文大爺都八十了，竟然還有力氣揍出這麼鮮豔的顏色來？」

「這死老頭，趁我不注意下黑手，早知道那式猴子偷桃應該再狠一點！」提起恨事，柳相杰仍憤憤不平。

「風度、風度。」計歡不住的提醒，又嘿嘿直笑，「人家都八十了，哪還有桃。」接著，他又好奇的問：「被圍的是什麼人啊，這大家這麼狂熱，像追星族似的。」

「你不認識烏乎？」柳相杰像看稀有動物似的瞪著計歡。

「啊？那人就是烏乎！」計歡大驚，「那個天機市地產界大王、全球富豪排名前百、中國富豪前十，剛剛承接東方超大型樂園工程的億萬富豪烏乎？聽說連他家的菲傭都開法拉利跑車呢！」

「是啊。」柳相杰眼裡閃閃發亮，又嘆了口氣，「那一直是我的夢想。」

「柳叔，你不是菲律賓人，也不是女人，就算能改國籍和變性，你也太老了，還是不要懷著這樣不切實際的夢想吧。」計歡勸道。

「放屁！」柳相杰勃然大怒，「我是想做一筆大生意，不是想當菲律賓女傭！」

「哦哦，說清楚嘛，免得我誤會。」計歡埋怨著，「不過，這麼大筆生意跑了是可惜，柳叔，不如我們聯手，把那一干雜魚全部殺了，將生意搶過來，如何？」

「死小子，嘲笑我是吧！」柳相杰一巴掌拍在他腦袋上。

「嘿嘿，開個玩笑嘛。」計歡摸著頭直笑，「你看那些大爺大嬸們，加在一起的歲數都快趕上彭祖了，咱們年輕力壯的，再去跟他們擠，也於心不忍是不是？這筆生意就讓了吧，當敬老了。」

「就你心軟。」柳相杰嘆了口氣，嘴角卻有欣慰的笑意。

「夢想之所以是夢想，就是因為它沒有實現的可能，柳叔啊，你的菲律賓女傭夢……哦，不對，是大生意夢，還是留在記憶中，做為激勵我們努力前行、衝破困難的動力吧！我永遠和你肩並肩，共同進退！」計歡摟著柳相杰，面對夕陽發出感慨。

柳相杰冷冷看著這小子發瘋，不屑理會。

就在這時，背後忽然傳來一聲呼喊，「他就是計歡！」

嗯？

聽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，計歡驟然轉身，就看到眼前原本洶湧的人潮，已經朝兩旁分開，露出站在中間的億萬富豪烏乎，以及他的保鏢們。

「你就是計歡？」烏乎在保鏢的簇擁下走了過來，探詢的目光上下打量計歡，露出不怎麼滿意的神色。

「沒錯。」計歡點頭。

「今年一月十號，你替一個名字叫做朱厚德的老人破過噩運？」烏乎走到計歡面前，讓他不得不低頭去看這位億萬富翁，而烏乎的隨身保鏢立即拿出折疊椅，烏乎一踩上去，身高立即高過了計歡一個頭。

計歡把視線上移，思索著，「一月十號？半年前的事情了，朱厚德，似乎有印象……哦，對了，是不是那個鼻子特別大的老頭？」

烏乎點頭，「看來果然是你了。」

計歡仍然疑惑，「是我？你是特地來找我的？」

烏乎用手杖點點腳下椅子，立即有保鏢把他扶下去，又把凳子收起來，他繞過計歡身邊，邊說邊走，「我有筆大生意給你做，跟我來吧。」

「這樣啊……」計歡裝模作樣的考慮了一下，見對方越走越遠，急忙跟上，嘴裡還叫著，「喂！喂！低於一千塊的生意我可不接。」

烏乎根本不屑回答。

計歡一路小跑著上了那輛豪華轎車，留下還沒反應過來的柳相杰。

這時，他的腦袋從轎車中探出來，大聲招呼，「嘿，柳叔，記得幫我收攤。」

柳相杰終於顧不了風度，使勁揮舞著拳頭大罵，「臭小子！」

加長轎車內裝飾豪華，除了液晶電視、冰箱外，竟然還有一個小小的酒吧，計歡東摸摸西碰碰，看到瓶藍黑色葡萄酒，見這瓶子烏黑可愛，似乎是好東西，便看向大富豪烏乎。

「請隨意。」烏乎抬抬手，表示他可以隨意取用。

立即有個保鏢過來想替計歡打開瓶子，計歡搖頭，用兩根手指捏住那木塞，一夾一提，「破」的一聲，木塞便被拔起。

「唔？」

烏乎輕咦一聲，再看到跟他時間最久的那個保鏢臉上露出慎重神色，心中更是疑惑漸生。

「計歡，你練過拳？」烏乎問。

「練過一點，最厲害的是——鐵、沙、掌！」計歡洋洋得意的把手掌亮出來，一雙手粗糙鐵礪，特別是掌緣部分，已經是鐵青顏色。

「練了多久了？」

計歡屈指算算，說：「有七、八年了吧。」

「哦。」烏乎點點頭，似乎若有所思。

而這時計歡一手端著酒，彎身來到烏乎身邊坐下，看到他身邊的保鏢有些緊張，笑嘻嘻的說：「大叔你別緊張，我沒惡意，只是很好奇。」

「你好奇什麼？」烏乎坐在那裡，雙腳都踏不到車廂地面，又見計歡有把手伸過來搭在他肩頭的意思，立即露出不悅神色。

「嘿，習慣了。」計歡不好意思的笑笑，縮回手，正正經經坐好，「那個大鼻子老頭是什麼來頭，竟然和老伯你這樣的富豪有往來？說起來，我還記得他當初是裂蹄青牛的命，挺稀奇的。」

「什麼是裂蹄青牛？」烏乎很好奇。

「青牛是有錢的牛，但蹄裂了，走不遠，吃不到鮮草，就越來越瘦，最後就嗚呼哀哉餓死了。」

「蹄子裂了，走不遠……」烏乎表現出了然的神色，看待計歡的目光也變得慎重起來，「那你怎麼為他破這噩運？」

「補好蹄子就行嘍。」計歡毫不在乎的說。

「怎麼補的？」

「商業機密。」計歡打了記響指，笑了笑，又說：「老伯，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呢，那大鼻子老頭是誰？」

「朱厚德。」烏乎說出一個計歡上車前剛知道的名字，「你可能沒聽說過，但樂購連鎖超市，這個名字你不陌生吧？全國每一個大城市都有它的連鎖店，朱厚德就是樂購集團的總裁。」

計歡捂住嘴表示驚訝。

「一年前，樂購集團的財務狀況陷入困境，上游資金因為各種原因無法到位，下游供應商又同時追繳貨款，原本正常的財務體系，幾個月時間就陷入崩潰的地步，如果不是半年前的意外轉機，樂購集團現在早就分崩瓦解，不存在了。」烏乎簡單說明。

「我記得替那隻牛補好蹄子之後，那青牛露出要往西走的意思，那個轉機，是西邊來的？」計歡隨口說。

烏乎這下完全隱藏不了自己的驚奇神色，點了點頭，「法國有家財團看中了樂購集團的資質，以七億美金入股，占百分之三十的股份，這七億美金，盤活了整個樂購集團。」

誰知計歡聽了卻咬牙切齒，「七億美金呀，那大鼻子老頭真不厚道，竟然只給我一千五百塊酬金。」

「朱厚德和我說，因為生意失敗，即將纏身的大筆債務，他一輩子都還不清，正準備投江自殺，誰知在尋短見的前一刻遇見了你，見你穿著不厚的衣服，很淒慘的樣子，他就想臨死前做做好事，給你筆生意做，那些錢是他身上僅有的現金了。」計歡有點尷尬，「哈哈，那個時候生意不大好……」

烏乎點頭，「但沒想到剛從你那離開，打算跳江去，就接到法國投資集團的電話，他回來想找你，結果已經不見人影。」

計歡想了想，說：「那是半個月裡唯一的一筆生意，我家老頭在家裡都快餓死了，賺了錢，我就買了很多吃的回家，但是一頓飯就被他吃光了，第二天不得不再出來擺攤，天氣很冷，凍得牙齒都快僵掉了……」

「朱厚德說，接到電話的那一瞬間，他才明白了什麼叫福禍無常，生生死死都在一念間，如果那電話再晚半個小時，他已經是江中的浮屍了，到時候，什麼都晚了。」烏乎感慨著。

計歡拍拍他的肩膀，「一個人的命運，在老天爺看來都是很小很小的，但對我們來說，只要做出不被老天爺注意的小小變化，一切就大不同了。」

「什麼都可以改？」聞言，烏乎忽然露出激動神色。

「理論上來講，什麼都可以。」計歡點點頭。

「那一個重病到無法動手術的病人，可以讓她的身體變得健康一點，到能夠接受手術的程度嗎？」烏乎緊張的問。

「這個要看具體狀況了，那個人是誰？你老婆？你兒子？」計歡問。

「我女兒。」

哦？計歡上上下下的打量下烏乎，露出不抱希望的表情。

「你那眼神是什麼意思？我女兒可是大美女！」烏乎生氣了，「還有，把你的手拿開！」

聊天的時候，計歡不知不覺的就把手擱在烏乎肩膀上，小個子老頭被他搭著肩膀，一大一小、一少一老，組合看起來非常怪異。

「嘿，習慣了，不好意思。」計歡急忙縮回手，又在心裡腹誹：大美女？是侏儒小美女吧！

說話間，車子已停下。

透過車窗，計歡看到那彷彿凱旋門模樣的社區大門上，大大的「錦繡天地」四個字熠熠生輝。

這就是傳說中「中彩券得到幾十億獎金才夠買，但你還要借錢交管理費」的天機市第一豪宅，全中國第一貴的錦繡天地。

錦繡天地的地價要以每坪十萬美金來計算，遠遠超過一般市民消費水準的房價讓這裡成為高尚與富貴的代名詞，房屋從五百到八百坪不等，也就是說，你要支付五千萬美金以上，才能獲得一棟住房。

如此高昂的房價，也代表著非常高級的基礎設施和服務，社區內不光有一個人工

湖，還有休閒會館，包括羽毛球場、籃球場、排球場、室內攀岩、健身房、高爾夫球模擬器、桌球場、一個游泳池以及溫泉區。

這麼多服務設施都是免費提供給錦繡天地住戶的，當然，如果計算一下錦繡天地號稱中國第一的管理費和其他費用，這免費二字要打一個很大很大的折扣，但能夠住在這裡的人，並不在乎那些小小費用。

烏乎身為世界百大富豪榜上的大人物，自然有實力、也有資格在這裡擁有一處住宅。

豪華轎車在一幢別墅前停下，又緩緩駛進院子。

計歡隨著烏乎走進別墅，迎面就被純白的裝飾閃花了眼，所有家飾擺設都是一塵不染的雪白色，無論是地毯還是吊燈，都是深淺不一的白，甚至連擺在落地窗前的植物，也是純白的百合花，整個布置，令人有不敢去碰、怕弄髒了的感覺。

「哦哇——」計歡感嘆著，「看不出老伯這麼有品味，不過這白色和你有點不太搭吧？」

「這是我女兒的房子，全部由她自己設計，和我沒關係。」烏乎哼了一聲，「在這等等，我去看看她有沒有精神見你們。」

烏乎踩著潔白的樓梯上了二樓，計歡則好奇的左右看看，感慨一下地毯有多白、吊燈有多華麗、落地窗外的景致有多好……忽然感覺有些渴了，就對一直站在旁邊，彷彿僕人似的人說：「大叔，幫我倒點水。」

那位大叔身穿米色西裝，臉色木然，不做回應。

「嘿，大叔？」計歡湊過來，看這位戴著墨鏡的大叔面無表情，像是木偶一樣，不禁好奇，仔細打量了一會兒，竟然沒看到半點反應。

計歡低語，「難道是有錢人家的怪脾氣，在這放個假人木偶？」又用手指捅了一下，軟軟綿綿還有彈性，「嘿，還真精緻。」

就在這時，二樓傳來烏乎的聲音，「兩位上來吧，我女兒精神不錯，可以見你們。」兩位？計歡疑惑著，又想起剛才烏乎說「你們」，難道這裡還有一個來給他女兒看病的人？

就在計歡左右張望的時候，那被他認為是假人的大叔忽然動了。

轉身、邁步、上樓，一步步的距離都彷彿準確計算過，分毫不差，仔細一看，手臂前後擺動的角度也一樣，彷彿像個輸入過精密程式的機器人。

「啊？啊啊？」計歡楞了一下，才追上去。

兩人一前一後上了樓，來到一個圓形客廳，也是白如雪的裝飾風格，在右側的落地窗旁，一架鋼琴前正坐著個長髮女孩。

她穿著一身嫩黃色洋裝，過肩的長髮挽成馬尾，側著身子，手指在鋼琴的黑白琴鍵上跳動，如流水般的音樂自耳邊滑過，讓計歡有些恍惚，特別是看到那女孩修長苗條的身材，心底不禁浮出一個疑問，看向烏乎，想問：老伯，這真是你親生的女兒嗎？

無論是否親生，眼前這個漂亮女孩顯然是烏乎的女兒無疑，矮老頭站在女孩身邊，向計歡和那個機械人大叔介紹，「這是我女兒，烏雲雅。」

女孩停止彈奏，轉過頭來，計歡看到了一張精緻面孔，只是白淨面容上透著暗青，卻是病人膏肓的模樣。女孩眉梢冷冷上翹，掃了兩人一眼，又轉頭，向父親開口，「爸，你怎麼又找這些人來？我的病不是這些騙子能治的。」

「而且這次還找來這樣的……」烏雲雅的目光在計歡身上停留幾秒，對於計歡的嘻哈風格似乎不那麼欣賞，還露出「其實你的本業是流氓吧」的不屑表情。

計歡開始磨牙。

「小雅，別亂說話。」烏乎說：「這位是替妳朱伯伯解過噩運的相士計歡，那位是古老相士世家的門人周吾先生，都是有真才實學的命學大師。」

「不敢。」周吾第一次說話。

「嘿嘿，老伯你太客氣了。」計歡倒是不在乎。

「隨隨便便哪個阿貓阿狗也敢稱自己是大師了。」烏雲雅對計歡怎麼看怎麼不順眼，臉一沉，冷冷道。

計歡只是挖挖耳朵，把她的諷刺話語直接忽略掉。

「那麼，兩位大師請看看我女兒的命途怎樣，有沒有彌補的可能吧？」烏乎不再客氣，很焦急的樣子。

計歡和周吾互相看看，計歡伸出手做了個「你先請」的姿勢。

周吾也不客氣，直接走過去，先請烏雲雅站起。

烏雲雅咬咬嘴唇，看一眼為自己擔憂的父親，配合的站了起來。

她身材很高，大概有一百八左右，和那些名模比起來也不遜色，只是太瘦了，腰身纖細得稱得上盈盈一握，看來是被病痛折磨已久，連簡單的站起動作，都讓她稍稍暈了下，一直站在旁邊的女傭急忙將她扶住。

周吾仔細打量了一下烏雲雅，便開始掏傢伙。

只見他先從西裝上衣內口袋掏出一個紅布包，「唰」一聲展開，數十道黃色符紙依次並列，又從另一個口袋裡掏出個類似劍柄的東西，折疊伸展幾下，一把木劍就神奇的出現了，然後，再從一個口袋裡拿出幾根蠟燭，褲子口袋裡有個攜帶式香爐……

「哇！其實你的真實身分是哆拉A夢吧？」計歡覺得這實在太神奇了。

戴著墨鏡的周吾很酷的瞄了他一眼，沒說話，接著又在背後掏啊掏的。

計歡眼睛裡冒出崇拜的光芒，又見這次周吾掏得格外的久，更是期待。

「你背後藏了一張桌子吧！」計歡萬分緊張，如果周吾真能掏出一張桌子來，他覺得自己肯定會尖叫。

周吾繼續用很酷的眼神看計歡，並且很冷靜的說：「那裡癢。」

計歡呆了。

這時周吾已經擺好了陣形，地上十幾張符紙依次排列成圓環狀，香爐擺在圓環正北，爐中兩根紅燭緩緩燃起，他手持木劍，向烏雲雅說：「烏小姐，請站進來。」同樣有些發呆的烏雲雅下意識的「嗯」了聲，在女傭的攙扶下走進符紙圈子。周吾雙手用奇怪姿勢持劍，放在小腹，劍尖朝上，比住額心，直通穹頂，緩聲唸著，「風水五行聚……」

奇景出現，兩根紅燭的煙原本是直線上升的，但此句一出，竟然彎彎繞繞的呈曲線向四方遊走，上下兩條曲線將烏雲雅團團圍住，像是兩條靈蛇。

這種不可思議的狀況讓烏雲雅和烏乎，甚至連計歡都瞪大了眼睛。

接著，更加奇詭的景象繼續出現，地上的那圈符紙在煙氣刺激下開始抖動，像是被什麼東西吸著，將要飄飛起來似的。

「真神奇。」烏乎喃喃著說。

「是啊是啊。」計歡大點其頭。

烏乎轉過頭來仔細看了計歡一眼，他被那眼神看得有些茫然。

這時周吾猛揮木劍，大叫，「探命知運！」

「嗖嗖嗖！」已經抖動得好像抽搐似的符紙猛的離地而起，劈哩啪啦的貼在烏雲雅身上，烏雲雅立即被裹成了木乃伊模樣，嚇得失聲尖叫，而包在她身上的符紙，像是被墨水染過似的，開始改變顏色，最深的是心臟位置，幾乎成了黑色。

周吾點點頭，那些符紙就又像枯葉一樣，從烏雲雅身上紛紛掉落。

「怎麼樣？」烏乎急忙問，見了剛才的神奇景致，對周吾的信心倍增。

「先請這位來試試，等一下再說。」周吾看向計歡。

「是我太急了，忘了規矩。」烏乎點點頭，這和看病一樣，同行競爭，必須保證公平，全部有了結果後才一起說出來，免得後一位把前一位的診斷依樣畫葫蘆，來個剽竊。

「該我了。」計歡神色鄭重起來，緩步走到烏雲雅面前。

經過剛才的神奇事件，烏雲雅已經開始相信眼前這兩位相士的確不同常人，對計歡的接近，顯得有些緊張，不知道又將面對怎樣的狀況。

計歡繞著烏雲雅轉了好幾圈，表情凝重中透著嚴肅。

沒有人說話，連房間內的空氣都變得有些凝滯。

最終，在確定了某件事情之後，計歡停在烏雲雅面前，長長的嘆了口氣，失落與惋惜的意味令烏雲雅的心緒繃緊。

難道已經有了結論？烏雲雅黑白分明的眼睛緊張的盯向計歡。

「沒想到啊……」計歡又嘆了一口氣，看著烏雲雅的眼睛說：「妳竟然比我高。」沒錯，正面相對的話，計歡的視線要斜向上一點，才能與烏雲雅對視。

「劈啪」一聲。烏乎手中的拐杖掉在了地上。

「老伯，她真的是你女兒嗎？」計歡回頭望，看到了一張暴怒的面孔，「別生氣啊，我只是想討論一下關於基因遺傳變異的可能性……」

「你……混蛋！」烏雲雅氣憤得小臉都有些發青了，轉身就要走，卻因太過急促而一個踉蹌，女傭正驚訝於剛才的詭異狀況而反應稍慢，眼看烏雲雅就要跌倒，計歡卻適時搶前一步，攙住烏雲雅的右臂，左手卻趁機在她的臉上摸了一下。

更過分的是，他摸了一下還不夠，在烏雲雅的驚叫聲中，那隻膽大包天的手又摸了她另一側的臉頰。

「色狼！」烏雲雅站穩後第一件事就是揮掌往他臉上打。

計歡卻早有準備，嘻笑著退後好幾步，反應非常敏捷。

「你做什麼！」烏乎氣憤大叫，撿起柺杖揮舞著。

「診斷啊。」計歡一臉無辜。

「做診斷需要非禮我女兒？！」烏乎雖然沒看到實際動作，但光聽烏雲雅的驚呼，就知道發生了什麼。

「非禮？」計歡繼續擺出一臉無辜相，「誰非禮誰？在哪？老伯，飯可以亂吃，話不可以亂講，否則我會告你誹謗的哦。」

「你……」烏乎為之氣結。

就在這時，「啪」一聲響，某件東西砸在計歡臉上，他痛得叫了一聲，往旁邊看，只見幾步遠外，烏雲雅赤著一隻腳，氣呼呼的瞪著他，旁邊的女傭正膽戰心驚的安撫著，「小姐別生氣，小心妳的病啊。」

「你們先下去！」烏乎見狀，急忙讓計歡和周吾兩人離開。

就算不說，計歡也要走了，因為他看到烏雲雅正在脫另外一隻拖鞋。

幾步逃下了樓，計歡在樓梯口看著周吾慢慢下樓，看著他那張撲克臉，不禁非常好奇的問：「你不是瞎子吧？為什麼一直戴墨鏡？」

周吾緩緩回答，「因為很酷。」

Crescent